

吳昭榮先生





吴 晗 杂 文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廖宝珠

吴晗杂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3

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 10019·2882

定价 0.70元



作 者 像

出版说明

本书是吴晗同志解放前和解放后写的杂文选集，共六十篇，分为两辑。

第一辑的文章写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作者以满腔的热忱，歌颂可爱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光荣的党，英明的领袖和日新月异的首都。

第二辑的文章写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八年。这些文章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的不少侧面，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挞伐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对于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后至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国统区的社会面貌，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作者学贯古今，议论纵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这些杂文堪称为匕首和投枪。

还有一些文章是说史的，今天读来，仍不失其借鉴的价值。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也是杂文作家。他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道战斗过来的。他的杂文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四人帮”对吴晗同志无耻诬陷、残酷迫害，完全是颠倒历史、指鹿为马的封建法西斯行径。

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这本集子能与读者见面，就是一个证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四月

第一辑

目 录

第 一 辑

反对繁文	1
人和鬼	5
再谈人和鬼	9
谈骨气	12
论老当益壮	15
多写一点杂文	23
谈框框	25
说浪	28
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31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40
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46
忆西谛先生	52
清华杂忆	58
新的中国，新的人民	71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74
两个朋友	84

老护士	89
春天的诗	93
北京，巨大变化的十年	101
天安门赞歌	105
卧薪尝胆的故事	111
杰出的学者玄奘	115
况钟和周忱	125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139
海瑞	152
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	162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168
文天祥的骨气	180
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184
再谈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191

第 二 辑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197
给士兵以“人”的待遇	200
报纸与舆论	203
论晚明“流寇”	206
论“五四”	212
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翁而战	216

惩办汉奸·大赦政治犯	220
人身自由何在?	224
正告赫尔利将军	227
《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	230
“一二一”惨案与纪纲	232
论说谎政治	237
行动比文字更重要	240
两个赤字时代	244
救灾必须停战	247
警管区! 特务国!	252
论反内战运动	255
论打手政治	266
浙道难	272
真空的乡村	285
哭公朴	292
哭一多	297
闻一多先生传	301
一多先生周年祭	306
论法统	309
论中立	321
论文化杀戮	326
论纪念“五四”	330
社会贤达考	334
悼朱佩弦先生	339

反 对 繁 文

通过文字来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决定措施，拟出方案，讲清道理，批评表扬等等，本来是件好事。因为第一可以比较有条理，经过思考，写在纸上，比口头说会更清楚些，扼要些；第二可以节省时间，书面的东西看起来要比听的省事些，省时些；第三口头讲有空间的限制，只能面对面讲，书面的不受距离的限制；第四对某些工作忙的人来说，书面的东西要比口头讲话更易于安排时间，及时解决问题；第五对某些重要问题，书面的东西要比谈话好，因为可以保存起来，作为档案材料，以后便于查对、参考。总之，好处甚多，不一而足。

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恰恰因为好处多，毛病也出来了。因为方便，拿笔一写便是，比之约会面谈，必须对方有工夫才行，这样，文字便满天飞了，连可以面谈解决的也用文字代替了，其病在多。因为文章由自己写，不受时间限制，便不大考虑对方的精力，越写越多，再加上一套例行公式套语，起承转合，其病在长。也正因为是在写文章，有的人不免要卖弄才华，多方引譬，或者引经据典，借此说彼，开头要讲些客气话，冠冕一番，绕了圈子，一圈再一圈，甚至再来几圈，才入正题，说出本意，最后归结，还得照样绕圈子，其病在空。多，长，空，这三条合起来就是文牍主义的罪状。

文牍总是要的，不管是什么社会，什么时代，总得有文牍。

但是，一成为主义就坏事了，非反对不可。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牍主义者，据说秦始皇看公文，“衡石量书”，文书多到论石称，一天要看多少斤文件。隋文帝看公文，连吃饭的时间也在看，“卫士传餐而食”，看来很可笑。仔细一想，倒不怎么可笑了。原来秦始皇的时候纸还没有发明，他看的公文只能是竹子或者木头的简牍，一片写不了多少字，那么一天看个几十百把斤，并不算多。隋文帝时已经有纸了，不必论斤，他有时候忙一些，吃饭时带着办点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总不会顿顿如此，要不然非闹胃病不可，但史书上并无这项记载。看来这两人都不能算是闹文牍主义。

真正的文牍主义者是明太祖，这是有史料可查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以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这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他平均每天要看或者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情。他陷在文牍的汪洋大海中，四望无边，而且无穷无尽，实在苦恼得很。

吃了苦头，就要反对，就要斗争。明太祖吃了文牍主义的苦，成为文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了，他把犯有空而长罪状的文件叫作繁文，有一次大大发作了一顿，打了人，整顿了一下。故事是这样的：历史上有些文人好上万言书，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刑部主事，举人出身，好弄文墨，写了一万七千字陈说时务的意见，明太祖叫人读给他听，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没有说出具体事实，只是空洞地说朝廷用的人都是迂儒俗吏。明太祖大怒，把他叫来，问：你在刑部，刑部有两百多人，谁是迂儒？谁是俗吏？指的是谁？再三盘问，回答不出。越发生气，

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再读，一直听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讲到本题，建议的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是可行的。这五件事情一共才五百多字。他一早起来，就叫人把可行的四件事情办了。还表扬茹太素是忠臣。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承认了打人的过失。也指出茹太素把五百多字可以讲清楚的事情，却写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为了改正这种毛病，他规定了建言格式，公布全国，自己把这事情的经过写成序文，印在前面（《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明太祖文集》卷十五《建言格式序》）。这是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的事情。但是，过了八年，到了一三八四年，他每天还得看两百多件文件，看来，空而长的毛病也许好一些了，多却没有改。

反对繁文的另一著名人物是海瑞。海瑞也是举人出身，却和茹太素相反，主张简省文移。有人可能这样想，茹太素是写给人看的，就写得长，海瑞是看人家的文字的，就主张短写了。不过，我倒用心研究过他的文集，他的文章，信札，奏疏，条约，的确不长，也不空洞。他在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一上任就发出条约（布告），其中一项就是改革文移，条约说：

今日诸弊，不能尽革，大概在文移过繁。本院一时不能尽言，各官自行酌量，一以简省为主。凡事不必抄写前案许多，紧急者略节用之。府县所自议，说话一句而尽者止用一句，一二句而尽者用二三句，当用片纸者用片纸，当用长纸者用长纸，止使事情不遗便是。要官自作稿付吏誊，不可尽付吏书，以致繁琐。其有供招，一如刑部例，简切数语，起草付吏誊案。若识机括，事本不劳，不必用

吏书行移，用许多说话也。省之，省之！事由于官，不由吏书，风清弊绝有日矣。

——《海瑞备忘集》卷三

总括起来，也不过几句话，第一要简单扼要，引用前案只拣重要的节录。第二不要说空话，说一句可以明白的就说一句，片纸可写的就写片纸，只要讲清楚不遗漏就行。第三要亲自动手，要官自作稿，不可假手吏书，吏书只能帮着抄写。这几条很明确，很具体，不但适合当时情况，在今天来说，也还是有点参考意义的。

（195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人 和 鬼

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讲迷信，相信有鬼。

据说鬼也和人一样，有好鬼，有恶鬼。有大鬼，小鬼，男鬼，女鬼，好看的鬼，难看的鬼，文鬼，武鬼，以至大头鬼，吊死鬼等等。总之，人世间有的事，鬼世界里也都有。

有了鬼的故事，自然也有说鬼话的书。从《太平广记》所引的《灵鬼志》，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都专门有几卷讲鬼的。清朝有几个人特别喜欢讲鬼故事，一个是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一个是纪晓岚，他写了《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一个是袁子才，也喜欢讲鬼。

蒲松龄和纪晓岚笔下的鬼，形形色色，什么样子脾气的都有，其中有些鬼写得实在好，很使人喜欢。他们通过鬼的故事来讽刺、教育活着的人，说的是鬼话，其实是人话。也写一些活人，看着是活人，说的却是鬼话，做的是鬼事。

大体上说来，虽然鬼是从人变的，人死后是鬼，但是人却又怕鬼。另一面，人虽然怕鬼，却又喜欢听鬼故事。

怕的原因是，据说鬼又要投生变人，屈死鬼投生之前，总得要找一個替身，将人变鬼。以此人们谈鬼就怕，更不用说见鬼了。倒过来，据说人死了就成鬼，人和鬼到底有关系。自己没有作鬼的经验，听听别人的也好，以此又喜欢听鬼故事，大概也是借鉴的意思吧。

自从有了科学知识，自从有了唯物主义，懂得科学和唯物主义的人们不再相信有鬼了。但是，研究一下过去的若干鬼故事，从中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相，也毕竟有些好处。

何况，死鬼虽然不存在，活鬼却确实有之呢！他们成天张牙舞爪要吃人，青面獠牙吓唬人，鬼头鬼脑摆弄人，鬼心思，鬼主意，鬼行当，鬼伙伴，总之，有那末一小撮活鬼在兴风作浪，造谣生事，播弄是非，造成紧张局势，摆出鬼架子，鬼威风。你愈怕，他就愈狠，非把你吃掉不可。

对付活鬼的办法是大喝一声，你是鬼！揭穿他，让人人都知道这是鬼。把鬼揪到阳光底下，戳穿鬼把戏，鬼伎俩，让人们认识鬼样子，鬼姓名，鬼亲眷，鬼朋友。鬼在人们中间孤立了，也就搞不成鬼玩意了，或者变人，或者真的变鬼，这倒不妨随他的便。

要对付活鬼，首先要不怕鬼。道理是你不怕，他就怕。这里有几个鬼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是蒲松龄写的青凤。说有一个狂生叫耿去病，听说有一个荒废的大宅子闹鬼，堂门自己会开关，有时还有笑语歌吹声。他搬了铺盖去住，在楼下读书。晚上正在用功时，一个披发鬼进来了，脸黑得象漆一样，张着眼对他笑。耿去病也对着笑，顺手把砚台的墨汁涂上一脸，面对面瞪着眼睛看。鬼看着不对头，满脸羞惭溜走了。

第二个是纪晓岚写的吊死鬼。说是有一个姓曹的，住在一个人家。半夜里有一个东西从门缝进来，象一张纸，变成人形，是个女人。他一点也不怕。鬼又披发吐舌，作吊死鬼模样，他笑说：头发还是头发，只是乱一些，舌头还是舌头，只是长一

些，有什么可怕。鬼又把头摘下来，放在桌上。他笑说：有头都不怕，何况没头？鬼没有办法，一下不见了。后来他又住这房子，半夜门缝又响了，鬼刚一露头，他就嚷：又是这个讨厌东西！鬼一听只好不进来了。

另一个是大鬼。说戴东原的族祖某人胆大不怕鬼。住进一座空宅子，到晚上，阴风惨惨，出来一个大鬼，说，你真不怕？答：不怕。大鬼做了许多恶样子，又问，还怕不怕？答：当然。大鬼只好客气地说：我也不一定赶你走，只要你说一声怕，我就走了。他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实在不怕，怎能说假话。你要怎样就怎样吧。鬼再三央告，还是不理。鬼只好叹一口气说：我在这儿三十多年了，从来没见过你这号顽固的人，这样蠢才，怎能住在一起。只好走了。

还有一个大眼鬼。南皮许南金胆很大，在和尚庙里读书。夜半忽然墙上出来两个灯，一看是一个大脸孔，两个灯是一双大眼睛。他说：正好，要读书，蜡烛完了。拿一册书背着墙，坐下就朗诵，念不了几页，灯光没有了，扣壁叫唤，也不出来。又一个晚上上厕所，一个小孩给拿蜡烛，不料这个大眼鬼又出来了，对着人笑，小孩吓倒在地下，他捡起蜡烛，就放在大眼鬼头上，说没有灯台，你来得正好。大眼鬼仰着头看，一动也不动。他又说：你哪里不好去，偏要到这里来！听说海上专有人赶臭地方走的，大概就是你了。万不可以对不起你，随手拿一张用过的手纸抹鬼的嘴巴，大眼鬼大呕大吐，狂吼几声，就不见了。从此再也不来了。

这几个故事很不错，蔑视，鄙视，仇视种种形色的鬼，完全合理。人气盛了，鬼气就衰了；人不怕鬼，鬼就怕人了。

不但对死鬼该这样，对活鬼也该这样。

人不可以迷信，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但也不妨研究研究鬼话，鬼故事，从中得到益处。讲人话的书要多读，讲鬼话的书，我以为也不妨读读。

（195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